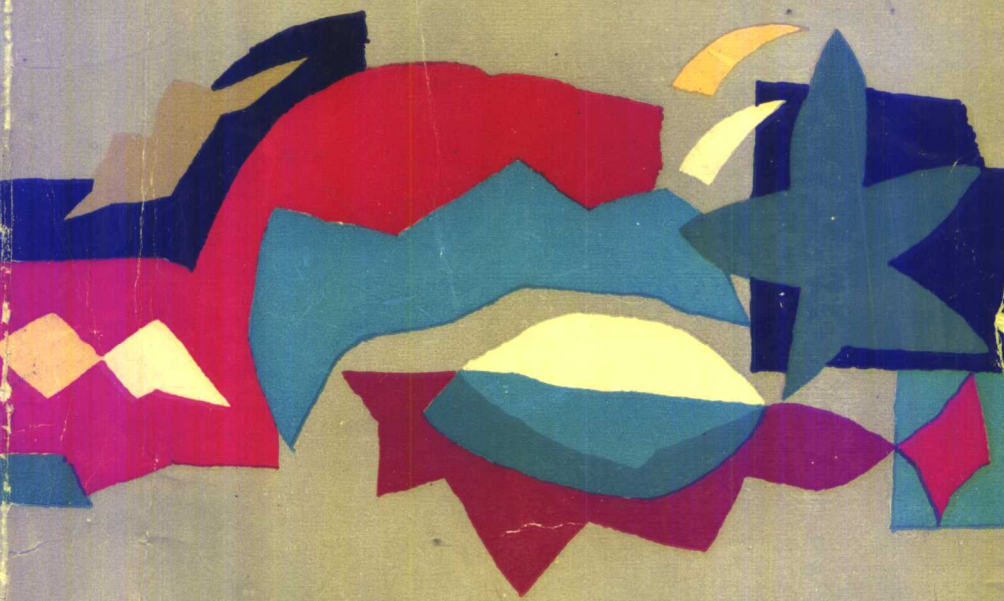




1992 年全国短篇小说 佳作集



7

牌 ● 天天都有大月
膝 ● 女人之约 ● 俄
胆地往前走 ● 西路军魂
● 雪下得好急哟



亮 ● 孕妇和牛 ● 白煤
罗斯酒鬼 ● 哥哥你大
● 留贼 ● 调试 ● 问天

XSTW

● 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1992 年全国短篇小说

佳作集

XSTW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(沪)新登字103号

责任编辑：张贺琴

封面设计：袁银昌

1992年全国短篇小说佳作集

本社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10.25 插页2 字数225,000

1994年5月第1版 1994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,000册

ISBN 7-5321-1135-0/I·853 定价：10.90元

出版说明

“小说界文库”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丛书，出版当代作家的小说力作，展示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实绩。凡在我社发表、出版的具有高水平的小创作均可收入。

“小说界文库”包括以下系列：

长篇小说系列

中短篇小说集系列

年选系列

专题选系列

微型小说系列

“小说界文库”设编辑委员会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88年12月

目 录

摊牌·····	孙 颢 (1)
天天都有大月亮·····	裘山山 (15)
哥哥你大胆地往前走·····	四 平 (41)
雪下得好急哟·····	叶 楠 (51)
孕妇和牛·····	铁 凝 (81)
鱼市·夜渔·····	莫 言 (89)
白煤·····	刘庆邦 (107)
西路军魂·····	王小明 (119)
高枕·寿桃·····	李贯通 (128)
留贼·····	蔡测海 (140)
“容膝”·····	贾大山 (145)
涅槃·····	李国文 (152)
“二印将军”传奇·····	陈 军 (173)
“日子”续篇·····	何士光 (186)
女人之约·····	毕淑敏 (198)
调试·····	王 蒙 (228)
狗殇·····	卢万成 (240)
俄罗斯酒鬼·····	邓 刚 (260)
遗嘱·····	绍 六 (281)
问天·····	乔典运 (293)
土壕鼓点后：理查德·克莱德曼	
——为朋友而作的一次旅行日记·····	刘震云 (308)



摊 牌

孙 颀

世界既大，民有遗贤，野有奇杰，本是常事。那些儿武术高手，在侠怪电影中演得出神入化，遇上草莽强人，或许几招里便束手就擒。那些儿棋王棋圣，海内外纵横驰骋威风惯了，偶尔被绿林好汉挑下马来，以老眼昏花搪塞，亦是不胜惭愧。再如彪炳文史的骚人墨客，为无名氏的一联半阙所惊，俯首称臣，掷笔而退，倒也不失为文坛佳话。

此处所记，却是一对被称为“鬼手”的桥牌夫妻。既名“鬼手”，料想路数不正。从未见其列名正式大赛，查遍牌坛史料，翻寻笔记典籍，所谓“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两处茫茫皆不见”是也。他们的故事，经民间牌迷演义传述，听来令人目瞪口呆；然而，他们的生卒行踪，实在无从查考。笔者仅知一鳞半爪，如实道来。夫

者，姓龙名游字伯里，不知何年何月曾去西洋走过一圈，是迷于纨绔子弟的冶游，或者志在学贯中西的苦行，难以知晓，他那一手桥牌绝技，从海外带回，倒是确凿无疑的。牌桌上，龙先生常拱手自称“在下龙伯里”，旁人私下却只唤他“龙鬼手”，因此，这雅俗双名，在故事中都会出现。龙夫人者，大约姓巫吧，牌迷们台面上尊称一句“龙夫人”，其他场合竟简称为“巫鬼”。以此推测，她姓巫无疑。不过，也难说，几千年的男人社会，总把女人视为祸水，牌桌上赢不了龙夫妇，龙夫妇的牌艺又过于诡诈，怪罪于龙夫人，咒她会使巫术，也是可能的。且随它去吧。

龙夫妇的结合，本是一段轶闻。据说，龙伯里归国之初，在牌坛上尚无名声，有一回去海格俱乐部参加双人赛，搭档是他的一位同学。两位先生在第七副牌遇上一对豆蔻少女。先生们见到明眸皓齿、楚楚动人的对手，心里虽然喜欢，赛场上却不便搭讪，手下也不敢留情——输给两个女娃娃可太没面子。于是，轻轻松松地赢了。收牌时，少女中娇小玲珑的一位，突然秀眉一耸，怒道：“你们打牌不规矩。”龙伯里睨她一眼，悠悠甩开折扇，好奇地反问：“如何不规矩？”少女黑亮的眼珠迷惑地转动着，嗫嚅道：“反正你们的叫牌与出牌有毛病！我听不懂！你们却像把牌都传看过似的，偷牌吃牌不打格楞，定是有许多暗号小动作。”龙伯里心中一颤，暗暗赞叹少女的冰雪聪明，然而，他不动声色，若无其事道：“龙某不甚明白，请姑娘指点一二，我们究竟做了何许手脚？”“这个……”少女一时答不上来，她感觉对手有毛病，真要点出要害，却也不易。她小嘴一撅，生气地嚷：“不规矩就是不规矩，你自个儿心里明白！”这一嚷，调门虽然不高，在肃静的赛场上倒也形同霹雳，引来了众目睽睽。先生们不在乎，少女们脸儿薄，顿觉尴尬。娇小玲珑者的搭档是位和事佬，连连哄劝，总

算把纷争扑灭下去。

不打不相识。在剑拔弩张之后，若化干戈为玉帛，也是别有滋味的情谊。龙伯里与那少女如何一步步亲近起来，外人不甚了了，所看到的唯有表面文章。数年之后，龙伯里夫妇威震牌坛，牌友们无奈称其为“鬼手”之际，有人方才顿悟，龙夫人不正是当年骂龙伯里不规矩的少女吗？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少女既荣升为龙夫人，便也沾了龙伯里的“鬼”气，两人打起牌来，料事如神，无懈可击。若遇上不知天高地厚者疑其有诈，夫妇两人均像当年龙伯里一般，潇洒不答，一笑置之。有人叹道：“龙鬼手找到如此老婆，搭档天衣无缝，亦是天意。如无当年牌桌上一场争吵，牌坛上兴或没了这对袅雄。”牌友们对龙鬼手夫妇，既畏服，又心中耿耿，也是矛盾之极了。

鬼手夫妇究竟有何神秘莫测之处？牌桌上的风云，本来如天下兵战，其纷繁复杂，怎可用三言两语说得清楚？为免读者好奇与不耐烦，笔者勉为其难，凭自个儿的理解，约略道来。

桥牌的门道，首先在“叫牌”，其次才在“打牌”。所谓“叫牌”，即捉对拚斗的双方，依一定程序，轮流叫“王”，争取对己方最有利的一种花色定约为“王牌”，在此过程中，亦要尽可能多地获取各种信息，推测各人手中的牌点，方能在出牌时不失误。高手上阵，配合默契，几轮叫牌后，能将自己伙伴手中的牌形大体把握，然后准确地决定本副牌的战略战术。桥牌比赛，与其说比谁更高明，不如说比谁犯的错误少些。通过叫牌，摸清敌我双方实力，是能不能少犯错误的前提。遗憾的是，无论何种叫牌方法，均难以保证传递所有的信息，加上实战中的复杂，敌手常采用阻击破坏的手段拦截信息，使你往往处于半盲半明的地步，摸索着前行，跌交也就司空见惯了。

龙鬼手夫妇，令众对手惧怕之处，在于他们从不困惑，任何一副牌，全洞若观火，所有阻击破坏手段都不起作用，夫妇间信息畅通无阻。有人形容说，他们知晓伙伴手中的十三张牌，就如看自己手中十三张牌一般清楚。加上他俩记性算计极好，对牌桌上五十二张牌的来龙去脉都掌握得滴水不漏，所犯错误便微乎其微。如此这般，他们无往而不胜，还有谁是对手呢？

牌友们贬龙伯里夫妇为“鬼手”，表明了畏惧中夹杂不平的心态。有人阴损说：“男鬼女鬼，全身是鬼，抽筋跳肉，眨眼扬眉。”意思十分清楚，指责鬼手夫妇有众多约定暗号，以各种形体表现辅助叫牌方法，使伙伴迅速了解自己手中的牌形。对诸如此类的微词讽语，龙伯里夫妇充耳不闻，唯有一次，某后生当面逼问得紧，实在不便王顾左右而言他，龙伯里才顶了一句：“暗号真那么灵吗？你为何不编一套试试看？”此话不能说没有道理。五十二张牌，排列组合，无人能穷其究竟，要靠脸上有限的神情一一表达，到底是谈何容易的事情。众人尽管疑惑，抓不住确切把柄，对他夫妇也就奈何不得。

龙鬼手夫妇的诡诈，止于此，倒罢了，殊不料，他们另有一手，更激起公愤。桥牌对垒，常是十六副一局，其中总有三四副，鬼手夫妇中途便要“摊牌”。按规矩，叫牌定约后，主打的一方中有一人将牌摊于桌面，为明牌，另三人则将牌捏于手中，为暗牌，如此一五一十打去，直至本副牌终。然而，轮到鬼手夫妇主打，常常才出几手牌，他们便将那该作为暗牌的也摊在桌面上，变成明牌。那实在是对另一方的极大污辱。俗话说“明枪易防，暗箭难躲。”鬼手夫妇却等于向人宣告，我在明处，你在暗处，我照样能赢你。说来奇怪，鬼手夫妇摊牌之后，每回仍稳稳地手到擒来，对方既失分又失面子，难堪、愤怒，当是人之常情。不

过，静心细想，不带偏见地考虑，若非胸有成竹、神机妙算，又有谁肯或谁敢像龙伯里夫妇般打牌呢？

关于龙伯里夫妇的概说，大致就是这些，信不信由你。有个疑问，不妨再解释几句。鬼手们既有这样的神通，为何不参加正式大赛，甚或去国际上争个名次呢？资料证明，这对夫妇从未申请参加正规比赛，当然更无为国争光的可能性，像是淡泊功名，对冠军之类不屑一顾。笔者曾就此向诸位前辈请教，经人指点，也便豁然开朗。试想，若鬼手夫妇的神通，确实依仗身体语言暗号，便绝对不敢在正式大赛中露面，那些赛事自有严格的防范“不规矩”的手段，瞎胡混是不行的。再说，那些比赛容不得泼皮耍赖，鬼手夫妇的“摊牌”绝技使将不出来，这就剥夺了他们的怪癖乐趣，也足以屏退这对浑身鬼气的高手。人各有一定的活动天地，离开了最合适的舞台，天才亦可能变成傻瓜。

龙伯里年过半百、龙夫人也达不惑之龄后，鬼手夫妇牌艺精熟，难以寻到对手了。那一年，开春以后，他们便没有打过牌，既无人上门叫阵，也没人请他们出去过瘾，实在有些儿寂寞。暑热稍逝，秋凉初起，夫妇出游，往皖南山区逛去，散散心而已。也是不巧，到山区后，竟碰上连绵细雨，被阻在一座庙里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住了三天，庙内庙外全瞧遍了，与和尚们谈禅，也未发现有何智僧，被那淅淅沥沥的雨浇得心中烦躁，无奈之际，唯有躲在小屋中摆弄着牌儿解闷。

那天下午，龙伯里闲踱到庙门口，望着山间的雨雾发愁，见那灰濛濛的水烟笼罩远峰近峦，层层叠叠的乌云厚厚地堆着，不知何时才消散得了。龙伯里的目光懒洋洋地低垂下来，忽然，瞥见有一对人影正顺着石板路飘上山来，渐渐近了，像是两个年轻

人，一男一女，一青一紫，点缀在灰色的山路上，颇为好看。龙伯里心中叹道：“年轻人啊，这天气也有兴致上山游玩！”

一夜风声雨声。估计那对青年也得在庙中宿下。

第二天早上，龙伯里正在老和尚处喝茶，一位高个儿青年气宇轩昂跨进堂来，面对龙伯里一拱手，恭敬地问：“恕我冒昧，可是龙先生？”龙伯里认出是昨天上山的青年，也拱了拱手，“在下龙伯里。敢问先生尊姓？”青年笑道：“小子司徒东。早闻龙先生大名，如雷灌耳。曾去府上请教，说道先生在山区小住，特赶来请教。”龙伯里纳罕：“两位冒雨上山，特为寻我？”青年点头：“正是。我和妹妹迷于牌道，然盲人摸象，不知门径。烦请先生不吝赐教。”

龙伯里暗自疑惑，端着一杯茶，徐徐品了两口。不知从何处冒出这对兄妹，追到此地寻他斗牌，有何名堂？世上竟有这等痴迷，真是为了探讨牌艺？好在只是打牌，多年未遇对手，胜负如摸囊中之物，谁也吓不住他夫妇。龙伯里慨然允诺：“困居山门，正觉无聊。先生如有兴致玩牌，龙某敢不从命？”那青年谢道：“龙先生快人快语，令后辈感奋。也算我们兄妹有福，没有白跋涉一场。”说罢，挺古怪地笑一笑，飘然而去了。

午饭后，雨还在飘飘洒洒地下。那对兄妹移步龙伯里夫妇屋内。进得门来，寒暄几句，当哥哥的便道：“小子司徒东，小妹司徒西，讨个口彩，我们便寻东、西向坐下了。”

龙伯里听得别扭，口里说着“随便、随便”。目光却和妻子交换了一个问号。所谓“知己知彼、百战不殆”。摸不透对方来历，夫妇俩也不敢过于疏忽。龙伯里在南面落座，而让妻子坐了北面。料想兄妹俩以哥哥为主角，龙伯里坐在他下手，便于制约。

牌哗哗地洗起来。龙伯里手忙眼闲，细细打量兄妹俩，见他

们长得颇为相像，一样的长眉高鼻，一样的白皙皮肤，只是那妹妹的白有些儿过分，像是全失了血色，额头两侧的毛细管清晰可见，微微跳跃，令人觉得她是那种过于敏感的女子。

哥哥开口道：“今日打搅，实有一事相求两位前辈。这一圈牌打下来，我们若是输得很惨。那时还请前辈开恩，收我们作个徒弟。”

龙伯里笑道：“何必如此客气？雕虫小技，玩玩而已。”

哥哥正色道：“牌桌虽小，却也是个世界，容得许多风云。千里迢迢而来，输在两位前辈手下，可见诚心，无论如何得允我们拜师。”

龙伯里心中一松，不再纳闷。这两位年轻人原为拜师而来，自己警觉过头了！他随口答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既是同道，一块儿切磋切磋也是乐事……”

他的话音未落，却见那妹妹抬起头来，脸色阴沉沉、目光冷冷地问：“不过，若是两位前辈输了，又如何说呢？”

这句充满挑衅意味的话，犹如带刺的鞭子，抽得龙伯里夫妇浑身一抖。但见兄妹俩端坐不动，四道目光逼视过来。鬼手夫妇此刻终于明白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今天大约是碰到厉害的对手了。

龙夫人不愿丈夫为难，款款地说：“那有何难。我们输了，也就拜两位为师罢了。”

司徒西依旧冷冰冰地说：“我们输掉，拜前辈为师，天经地义。反过来，前辈若拜我们为师，如何消受得起！”

龙伯里心中恼怒。这两位年轻人有备而来，一步步都做了圈套似的，现在又摆出吃讲茶的架势，分明是上门寻麻烦。龙伯里心中道：“凭你们两位小儿，想赢我们，做梦去！”嘴中却只哼了

一声：“依姑娘高见，我们输了，又该如何处置呢？”

司徒西和哥哥对视了一下，爽声道：“也很简单，两位前辈登报声明，从今往后不再打牌就是！”

龙伯里夫妇心中同时一惊。他们无论如何猜不到，两个年轻人打上门来比赛，竟为了赌这样一个东道！这到底是从何方角落钻出的冤家？

龙伯里将洗好的牌理齐了，慢吞吞道：“两位既然有此美意，我们能不从命？这会儿，我突然想起一个人，敢问你们与司徒中老先生是何关系？”

哥哥俨然道：“正是家父！”

龙伯里听罢，淡淡说一声：“知道了！我们开始玩吧。”说完，沉着地向坐在北面的妻子点头，示意她可以发牌了。

高手对垒，输赢在意而不在艺。战局一开，牌桌上杀气骤起，乌云密布。龙伯里夫妇，以从未有过的认真，谨慎应付两位年轻人的挑战。两副牌打罢，龙鬼手竟被逼得透不过气来。对手的算计精确、干练老道，毫不在鬼手夫妇之下。何况，未开赛，龙鬼手已先输了一着，他判断失误，那兄妹俩，为主的竟不是哥哥，而是那脸色苍白、有些儿神经质的妹妹。龙鬼手坐在南面，本意是压住那兄长，不料，反把自己的背部露给了更为厉害的妹妹。在布兵列阵上，让对方占先了。若换了别的手，龙伯里毫不在乎，今天，他却第一回把握不定。对方没有出现一点点失误，这让龙伯里万分吃惊，难道他们的叫牌方法比自己还要高明？龙伯里以犀利的目光注视着兄妹俩的神情，却连任何微妙的暗示动作也未发现。以他的精明，如果兄妹俩在叫牌时辅以任何身体语言，即使看不准八九，也能猜测出六七，然而，什么也

没有……那妹妹甚至连头也不抬，只顾低头瞧自己手中的牌，把个脑勺对着兄长。唯一让人吃惊的，是她的脸色愈来愈白，打一副牌，添一分白，白里带青，让人不忍看下去。

龙伯里心中叹道：“真是虎父焉有犬子！”

十几年前，龙伯里夫妇新婚燕尔，应朋友之邀，去南洋度蜜月。既是牌坛高手，闻者甚众，到哪里也免不了被人请去玩几圈。秋风落叶，横扫千军，他们轻轻松松打过去，连稍稍能抵抗一下的对手也未碰到。在南洋牌迷中，便有“刮龙卷风”之说。一日，又有人来请，说是南洋一带名声最盛的桥牌好手，且是对兄弟，大哥叫司徒中。龙伯里夫妇的朋友道，这司徒中，是南洋巨贾，人缘极好，打牌从未输过。人家碍他面子，让一让难免，但司徒中牌艺不俗亦是事实。他本人自视甚高，曾夸口说，若有人让他输得一塌糊涂，他便退出牌坛，永不下海。因此，那朋友劝龙伯里手下留情，以免伤了和气。并说那司徒中手头阔绰，又爱才如命，龙伯里肯稍稍谦让，大家都有好处。那时，龙伯里还相当年轻，对朋友这般世故的劝说，一笑了之。要他以牌桌上的输赢，来换取其他方面的好处，简直是奇耻大辱。碍着友情，他只是不正面相斥罢了。在司徒中府上的一圈牌，是龙伯里夫妇在南洋赛事中最激烈的一阵了。司徒中兄弟牌艺精湛，和龙伯里夫妇不相上下，鬼手只在叫牌上略占优势，对五十二张牌的走向更清楚些。仅凭这点，龙伯里夫妇始终保持着微弱的领先。然而，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，龙伯里不敢轻率，他竟始终不敢玩出摊牌的绝技，从心理上说，龙伯里自感已是输了。未料，最后一副牌，风云突变，司徒中兄弟为了一举挽回危局，竟冒险叫到了“小满贯”。叫牌中，龙伯里早将自己与妻子手中的牌摸得一清二楚，知道对方打“小满贯”必输无疑，因此怡然自得，在对方主打

的情况下，甩出第一张牌后，便将满手牌推到桌面上，意思是说，任你们如何高明，也回天乏术了。司徒中兄弟双眼一瞪，气都回不过来，悻悻地把牌扔在桌上，认输了。

赛后，朋友告诉龙伯里，司徒中老先生竟吐血卧床不起。龙伯里没想到老先生对输赢看得如此之重，虽不感到歉意，倒也有惺惺相惜之情。司徒中一诺千金，竟在报上赫然声明，今后不再打牌。当时，龙伯里感叹不已，遂想到“既生瑜、何生亮”的古语。从来双雄难以并立啊！

今天，司徒东、司徒西兄妹上门挑战，龙伯里突然明白，十几年前的事情尚未了结。看来，司徒中本人虽然退出舞台，心并未死，长期精心调养出一对虎子，为父亲复仇来了。

好像十几年前历史重演，不过位置换了一换，一直打到第15副牌，司徒东、司徒西兄妹始终保持微弱的领先。现在，轮到龙伯里如坐针毡。为保护一世英名，能不能在第16副牌挽回败局，须看天意了。

司徒西在发牌。打牌开始后，司徒东声明，昨日上山时，他摔伤了手指，发牌不便，要请妹妹代劳。龙伯里见他手指缠着纱布，渗出的血染红了白纱。自然只能同意。所以，东、西家的发牌，均由那脸色苍白的妹妹一人辛苦了。

龙伯里脸上不动声色，心中暗暗祷告，愿命运之神保佑，摸到一手好牌，在最后一副中“搏”一番，避开那已晃到头顶的复仇之剑。

牌一张张摸起，按花色插到各自的位置上。一阵狂喜袭来，在心头涌动，龙伯里凭借数十年的修养，才把这股心潮压住，没让喜悦飞上眉梢。他只向妻子瞥一眼，右眼皮微微向上抬两抬，

把信息传递过去。心领神会的默契，在这不显山露水的情态中完成了。妻子已经知道，他摸到了一副极为罕见的好牌。

你打十年桥牌，也难得有一回撞上这样的牌型！况且，这副牌来得不早不晚，出现在厄运将要降临时，犹如覆舟之人抓住木板，龙伯里为之一振，精神抖擞地决意挽回败局。

龙伯里手上，竟捏着11张黑桃，且包括了黑桃中的所有大牌；其余两张是小梅花。这样的牌型，点数不高，却至少可打5黑桃，如果伙伴略助一把力，打到“小满贯”，乃至“大满贯”也是可能的。

两圈“叫牌”下来，龙伯里已大致把握了妻子手中的牌型，她没有黑桃，但在梅花上有两张大牌，K与J，方块与红桃上，没有A与K，但有Q。打“小满贯”冒险，龙伯里决定先叫5黑桃，试试对方态度。

龙伯里话音刚落，司徒西头也不抬，立即应叫5“无将”。龙伯里料想她在瞎抬杠，因为她绝对估计不到南、北家手中的黑桃分布如此不均匀，如果以“无将”定约，开打黑桃，一口气打下去，东、西家如何守得住？可惜的是，偏偏妻子手中一张黑桃也没有，第一张牌打不成黑桃。龙伯里硬着头皮叫6黑桃。妻子手中既然有K和J；梅花上或可得一副，成功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。

司徒西冷冷一笑，又应道6“无将”。

龙伯里暗暗恼怒，这小女子实是蛮横，他们手中无一黑桃大牌，如何打得了“无将”。难道司徒西是透视眼，看得到妻子手中没有一张黑桃？龙伯里推测，司徒西宁可输几张牌，也不愿让龙伯里打成“小满贯”。好厉害的女孩子啊！龙伯里暗自叫苦，打“大满贯”是不可能的，明摆着梅花上要失牌。他无可奈何，咬牙叫了一声“加倍”，那也就是一点心理战的意思了。

按常规，到此便定约了。谁也料不到，脸色苍白的司徒西，又石破天惊地叫出声7“无将”。真正是活见鬼了，从未见过如此不知死活的叫牌！即使司徒西料定北家手中无一张黑桃，南家手中的大黑桃全部被关死不起作用，也绝无叫“7”的道理，须知北家手中有K，有Q、有J，失分的可能性极大，打到“6”已经够吃力了，打“7”，不是自寻末路吗？

龙伯里又叫一声“加倍”。他决心使出毕生本事去经营这副牌，让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女子尝尝苦果。

司徒西和龙伯里“赌”上了，寸步不让，她扬起眉毛，现出无情与冷酷的神色，竟然又应了一句“再加倍”，气得龙伯里险些吐血。

决战终于开始了。北家出第一手牌。龙夫人没有黑桃，打出一张小梅花，东家司徒东的牌全摊到了桌上。这一摊牌，便看出了龙夫人出牌的高明。司徒东的梅花，是A、Q、和10，无论出A还是出Q，北家手中的K和J就将起作用。龙伯里脸上没一丝表情，心中却冷冷发笑。他算定司徒西决不敢出“10”，那太冒险，因为她根本无法知道K和J都在北家，只要有一张在南家，南家得手后，连出11张黑桃，那南北家就输得连回家的路都找不着了。这种风险，是任何一个稍有经验的好手都不敢尝试的。

司徒西不急着想出牌。她抬起由白变青的脸，眼里闪着诡诈的笑，悠悠地说：“据我所知，龙先生有一手摊牌绝技，当年和我父亲玩时亦露过山水，今天怎么不让小辈见识一下？”

龙伯里显得窘迫。今天，他始终处于劣势，哪里还顾得上摊牌？此刻，手中的一副牌更是绝对摊不得，无论司徒西如何激将，他也不会上当。龙伯里故作不屑地说：“那是雕虫小技，不必提起吧。”